

清末新疆对俄国出口结构和 新疆地区农业结构的关系

张喜琴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 清末, 新疆对俄贸易非常繁盛, 出口商品以土货为主, 如牲畜、皮毛、棉花、生丝, 成为俄国的生产原料基地, 同时进口俄国工业制成品。这一贸易商品结构直接影响到新疆地区的生产结构, 一方面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也使新疆对俄贸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阻碍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本文回顾这一时期新疆对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为新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历史视角。

(关键词) 清末; 新疆; 俄国; 贸易; 农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3-0079-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6.03.010

随着“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完善, 如何以此为契机, 将地方经济发展融入国家战略, 通过广泛的区域贸易合作,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共同探寻的问题。这一背景下, 新疆作为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应发挥区位优势, 通过拓宽贸易领域, 挖掘贸易新增长点, 实现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回顾清末新疆地区与俄国的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及该地区生产结构的变化, 为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下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历史视角, 为新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好互动提供借鉴与反思。

一、清末民初新疆出口 俄国的商品结构

新疆与俄国毗连, 与俄贸易具有区位优势。产品销往内地相比销往俄国的利润要低, 较高的贸易成本使商人裹足不前, 且较高的贸易成本也

使得生产者供给弹性较高, 不稳定性很强。加之新疆与俄国通商之后, 俄国采取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 如减少海关程序、出口退税、提供种子、提前订货、到家收购等, 老百姓既有保障, 又有优待, 因此, 新疆人民趋利如水赴壑。

新疆建省后, 新俄贸易迎来了贸易盛期, 俄国与新疆的贸易从边境延伸到内地。1893 年, 新俄贸易额为 5828 千卢布, 1899 年, 上升为 1000 万卢布, 1914 年已达到 2525.8 万卢布。^[1] 日渐增长的贸易额说明新疆和俄国互通有无, 贸易商品具有较强互补性, 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新疆对俄出口以当地土特产品为大宗。初级加工品有丝织品、毛织品、毛线等; 原料有生丝、生棉和简单加工过的皮革; 其他商品还有: 各种粗加工毛、细加工毛、土布、毡子等。畜产品以“皮、毛、鬃、肉、油脂、肠衣”为大宗。^{[2] (P. 192)} 而畜皮以羊皮为主, 其次是牛皮、马

(收稿日期) 2015—11—05

(作者简介) 张喜琴 (1973—), 女, 山西平遥人,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中国商业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晋商与中俄陆路贸易研究”(项目编号: 13YJC790206)阶段性成果。

皮。土布、干果、毡子、喀什噶尔的马搭布或大白布则运往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和谢米列契。新疆的牲畜养殖颇为繁盛，并且以牲畜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加工业也颇为发达。以 1893 年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为例，详见下表：

1893 年新疆出口到俄国的商品 ^{[3] (P. 305)}		
物品名称	价值 (卢布)	总值中的比重 (%)
总额	2792190	100
初级加工品	627161	22.5
原料	546564	20
茶叶	57720	2.1
干果	42514	1.5
牲畜	406857	15
其他	1111374	38

从上表可知，1893 年新疆对俄出口商品中初级加工品和原料所占比重较高，达到 22.5% 和 20%，这些商品在新俄贸易后期所占出口比重持续上升。

进入 20 世纪，棉花、土布增长很快，成为仅次于牲畜的主要出口物。1902 年，从喀什噶尔输往俄国的商品中，棉纺织品、毡子等纺织品为大宗，占到总额的 67%，其中棉纺织品就占到 47%，牲畜及畜产品占到 16%。1904 年，从伊犁地区输往俄国的商品，牲畜及畜产品占到 49%，棉花占到 13%，纺织加工品占到 0.3%。1903 年乌鲁木齐输往俄国的商品，牲畜及畜产品占到 37%，棉花占到 54%，纺织品占到 0.4%。^{[3] (PP. 196-203)} 运往俄国的纺织品主要为喀什噶尔地区所产，而牲畜及畜产品主要来自伊塔地区，棉花来自镇迪道一带。

俄国工业革命对进口商品数量和结构均产生极大影响。俄国工业革命同样开始于轻工业部门，尤其是棉纺织业，其经济发展需求变化导致新疆对俄贸易中出口商品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引起商品结构的急剧变化。新疆的出口物原来以牲畜、鞣制皮革、毛皮、毛线为主，到 1914 年，出口品首先是棉织品、丝织品、生丝，其次才是毛皮、毛线。新疆的种植业主要集中于南疆地区，手工业主要在东部迪化、吐鲁番一带，而牲畜主要是北疆地区。由此可以看出，俄国的贸易对象逐渐由边疆伊犁、塔城深入新疆喀什葛尔、乌鲁木齐等地，贸易规模变大。同时，新疆的手

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前发展，新疆人民对本地原料产品进行有限的加工后，再出口俄国，也说明新疆地区逐渐适应俄国工业革命所需由畜牧业转向种植业及纺织业。

二、新疆与俄国贸易的方式

洋行充当新俄贸易双方的中介。新疆的出口物品由俄商在新疆设立的洋行为主收购，然后统一输往俄国；而新疆地区的进口货多为俄商在洋行的批发和维吾尔族商人在各地的零售。

伊犁、塔城作为新疆主要贸易口岸，主要是由中国维吾尔族商人和俄商来经营的。在维吾尔族商人中，少数资本稍大者与俄国内地商人直接交易或合作进口，但总体上大规模商业者少。从事零售业的小资本者居多，他们主要由塔尔巴哈台或塞米帕拉金斯克采购俄货，也兼营出口。他们还到处开商店销售俄国百货，收集各地毛皮。在伊犁只有两三个资本家在此广收羊毛和皮类，而进口棉织物和下等罗纱、日用器具、杂货、洋酒、火柴等物品。棉织物销路最广，蒙古人和哈萨克人日常用具及被服材料都求之于外部，新疆除天山南路出产少量土布外，都靠从他省运来，因而粗布价贵，蒙古人和哈萨克人衣服大部分用俄国进口棉织品，其销路极广。^{[4] (P. 26)} 新疆的俄商主要住在塔尔巴哈台、伊犁、迪化府，南路为喀什噶尔等地。自己经营商业的俄国人少，多为俄国缠头即俄国籍中亚人经营。在塔城的俄国人中，最多的是来自西邻的塔什肯特和安基坚一带的回民，很多人拥有店铺，而且在迪化、古城、吐鲁番、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甚至肃州、兰州开设分店，由各分店派店员到各地营业，而将总店置于此处。总店将进口货不断送往分店，分店在当地收购羊毛和皮张运往塔城。他们由俄国进口棉织品、铁器、各种家具用具、杂货，从新疆出口羊毛、皮类、棉花、葡萄类。其进口的棉织品多为鬼子皮、亚儿缎、哈萨缎类，以及花洋布、织锦缎等。^{[4] (P. 53)} 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都以这些布料做被服，每年仅进口额就达 2 百万两左右。各地的羊毛产量没有详细统计，但都出自安西以南的蒙古地区。出自安西的每年约 30 万斤，敦煌、兰州各为 40 万斤，哈密和吐鲁番每年各达七、八十万斤。此外，天山一带蒙古和哈萨克游牧地区每年的产量也相当多，具体数字不详。

这些汇集到塔城的羊毛，在此地改变包装后直接运往俄国。

洋行一般经营总的业务。各洋行都由穆斯林商人经手，俄商成立洋行后，雇用俄国或中国穆斯林商人经营具体业务。穆斯林商人到各个村庄单个签约、交付定金，等到季收取，收货后用骆驼运往塞米帕拉金斯克海关。途经塔尔巴哈台不需更换驼夫，一般根据棉花几何、驼夫几人领取护照，获取领事及该管官员许可即可进入俄国。^{[5] (P. 66)} 这些骆驼返回时还运回俄国货。其他普通交易与洋行大同小异，但将棉花、羊毛运往塞米帕拉金斯克者很少。稍有资产者仅将其运往塔尔巴哈台交给洋行，以交换俄国商品。其他小商人则在迪化府、吐鲁番、古城、哈密，将各自收集之货物交给洋行，换取俄国货零售。也就是说，穆斯林商人仅有很少人从事贸易，其大多数是给洋行做中介，或批发俄国货零售，还经伊犁近旁之独立商路向撒马尔、阿拉莫、塔什肯特运输货物。因此，在伊犁进行的两国贸易是以在该地销售的俄国货与当地产中国货的交易。通过塔尔巴哈台和迪化府进行的贸易，也并不是以向中国内地运销俄国货，或以收购所有新疆土货为目的的贸易，而是为获得换取当地土货所需的进口商品的贸易。吐鲁番的棉花也经塔城出口俄国，年产 500 万斤左右，大部分出口。前伊犁将军马亮曾与两三俄商合伙将吐鲁番年产棉花全部收购出口俄国。俄商收购棉花价格为每百斤上等 13 两、下等 10 两，而零售价为上等 1 斤 16 钱、下等 14 钱。吐鲁番葡萄出口也为大宗，每年产量 400 万斤左右，号称清朝第一。^{[4] (PP. 52-53)}

由以上可知，新疆中俄贸易主要是俄国棉织品与棉花、毛皮类的交换。另一个特点是维吾尔族和俄籍中亚人商店非常普及，尤其上述各城市中，作为贸易市场的只有伊犁和迪化，而其他地方不过是通商地，从前可公然挂出洋行名称，20 世纪初被清朝严格禁止，只能称代办处。但在新疆和西北，穆斯林商人开店就意味着销售俄国货，店里除俄国货外很难发现其他任何物品。这样的店铺在迪化府有近 150 户。^{[5] (P. 66)}

从清末民初新疆与俄国贸易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双方贸易繁盛，但同时也要注意，在对俄贸易中，新疆逐步处于劣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陷阱”

指完全依据比较优势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一方，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一方的贸易中，虽然能获利，但贸易结构不稳定，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出现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清末，在对俄贸易中，新疆运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贸易分工，获取较低的附加值。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而俄国相对新疆具有技术优势，导致新疆对俄贸易条件不断地恶化，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三、清末民初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外贸结构的基础，区域出口商品结构由其产业结构及比较优势决定。可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达到推动出口商品比较优势积累，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经济目标。

新疆以土特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其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决定。伴随着俄国工业革命，新疆与俄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到 20 世纪初期，由于俄国纺织业发展对原料的需求量激增，促使新疆扩大了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但遗憾的是，新疆贸易逐步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贸易商品结构长期依托于俄国经济发展，大量出口原材料和初级手工产品，同时进口俄国棉织品，成为其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新疆对俄贸易无益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其经济远远滞后于俄国。对新疆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做出梳理，明确贸易结构变迁对其形成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很有必要。

（一）棉花

棉花为新疆的主要农作物，是各种布类的原料产品，新疆南部的每个县市几乎都以棉葡萄为大宗产物。“民国七年，新疆棉田种植面积为 40025 晌，合计 280175 亩（一晌合地七亩）”。^{[6] (P. 98)} 种植的棉花除农民自用部分外，大部分是卖给织布者，或者出口到俄国，充当纺织原料。

新疆南部气候温和，土地疏松，棉作物种植十分繁盛，北部也盛产棉花。棉花主要销往俄国。“产地以吐鲁番、莎车最佳，其次为鄯善、库车、和阗。伊犁一带，也适植棉花”。^{[7] (P. 702)}

“棉花盛产之地为和阗、叶尔羌（莎车）、喀什噶尔、库车、吐鲁番等”。^{[8]（P.118）}“观吐鲁番当孔道，东近省城，西通焉耆，居南北之中，亦一都会也。有棉花、果瓜、葡萄之饶，每年输往俄境值数十万，故民勤业趋事，不待贾而足”。^{[9]（卷二·商务）}“吐鲁番之地产棉尤盛”。^{[9]（卷二·工艺）}吐鲁番远离俄国，其所产之棉大多由伊犁转输俄国。“岁产草棉三百万斤，……皆陆运由伊犁输往俄国。销行者十之六，由归化城输入内地销行者十之三，在本境及省城一带销行者十之一”。^{[10]（P.242）}民国四年，合计产棉数额为“莎车 65000 担，吐鲁番为 44000 担，巴楚为 25000 担，鄯善为 24000 担，疏勒为 20000 担。以上五大产棉区，已达 178000 担之数”。^{[11]（P.91）}鄯善位于吐鲁番之正东，仅有二百四十里。“土宜来卉，棉桑并渠鳞次”。^[12]“植物有桑、麻、棉花等，而惟葡棉为常年大宗”。^[13]“盖自喀什噶尔每年输出俄国者其数达百数十万两，为南路之一大特产”。^{[8]（P.118）}虽然种植颇多，但利润很少。光绪三十二年，伊犁将军长庚奏，“吐鲁番每年产棉数百万斤，俄人购

运织布，仍售中国，获利无算”。^{[14]（P.118）}棉花出口俄国远超过自用，其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

（二）丝

养蚕为新疆农民之主要副业，就连主要劳动力男子都投入到此行业。“江南育蚕治丝，半多妇女从事。为农家主要副业，而南疆之蚕桑丝织，均由男子操作，视为正业”。^{[11]（P.92）}在南疆地区养蚕业最为兴盛。“丝织业集中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地区。整个东土耳其斯坦都产生丝，通常不加工就出卖”。^{[2]（P.154）}“新疆养蚕之盛，首推和阗”。^{[7]（P.702）}“和阗附近桑园绵绵，蔚然成林，蚕丝事业素称发达。其次如喀什噶尔，蚕业也盛，阿克苏桑林栉比，产丝也多。丝产大部分输入印度及俄国”。^{[11]（P.92）}“喀什噶尔养蚕亦盛。蚕种由沙俄输入，生丝之大部分系输出至苏俄及印度。但对苏俄之输出，在战后非常衰落。在革命前，对苏俄之生丝输出额不下六七百万卢布，而在革命后，则有一落千丈之感”。“丝专销俄商，每年约四千余斤”。^[15]“叶城，土宜百谷，瓜果、棉，桑颇盛，蚕丝亦佳……”。^{[11]（P.43）}下表为新疆的养蚕业情况。

新疆的养蚕业情况

县别	新疆图志之统计 茧与丝（斤）	民国四年中外经济周刊之统计	
		茧（斤）	丝（斤）
洛浦		507956	367906
和阗	茧 270000	366000	127642
	丝 80000		
皮山	茧 323000	196120	117140
叶城	茧 100000	70500	20250
	蚕 13700		
于阗		34345	1256
莎车	茧丝共 30000	30550	5430
阿克苏		19634	4100
轮台	无多	16400	1872
库车	茧 50	9200	1300
焉耆	茧 400 - 500	5995	1005
鄯善	茧 60	3500	818
共计	丝茧合计 817310	1260220	648719

资料来源 《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660 - 661 页。许崇灏编著《新疆略志》，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初版，第 92 页。

从上表可知，洛浦、和阗、皮山产丝量达几十万斤，是新疆地区的主要丝产地。在阿古柏统治时期，和阗就已是丝及丝织品的主要产地，而且主要用于出口交换其所需之物。和阗养蚕业也

十分兴旺，“近年调查统计，和阗境内植桑近二百万株，岁销英俄两国茧 27 万斤，约值银 7 万余两，丝 8 万余斤，约值银 12250 两。合属织户共 1200 余家（合和阗、洛浦、于阗、莎车府属

之皮山县四邑统计), 所织为夏夷绸, 丝织品不仅满足本地所需, 而且为喀什地区除土布之外的最重要织物。1876 年, 向费尔干纳之地出口的蚕丝约为七百普特, 价值约五万多卢布。^{[16] (P. 77)} 据皮山地区统计, “蚕种一两, 约得黄白二茧五十余斤, 若每茧一斤售银一钱五六分, 近涨至二钱二三分, 每茧十斤可得净丝一斤”。^{[17] (P. 33)} “是年皮山一邑共售银 61300 两有奇”。^{[12] (实业一)} “英俄商贾贩茧出境者, 岁一百五十余万斤”。^{[17] (P. 33)} “南路和阗、莎车、疏勒、阿克苏等地, 全都适合养蚕。民国四年, 产额就在六千万担以上”。^{[18] (P. 98)} “焉耆的库尔勒村适宜种桑, 近万株, 岁产四五百斤”。^{[12] (实业一)} 甚至在天山以北地区, 在利润的驱动下也开始争相学习养蚕。

(三) 牲畜

新疆地域广大, 住民四分之一专司牧畜, 所谓游牧民也。其他土著之人也概以畜牧为副业。天山南北牧畜业均是主导产业, 但相比较而言北路更盛。 “南疆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 人民对于畜牧虽也注重, 但大都以务农经商为主。对于畜牧远不及北疆之地繁盛, 北疆地广人稀, 气候寒冷, 水草丰茂, 不便于农, 习尚游牧, 是新疆畜牧, 实荟萃于北疆也”。^{[7] (P. 656)} 所以, 输往俄国的牲畜以伊犁、塔城、蒲犁为主要输出地。

新疆的家畜以牛马羊为主, 其次为骆驼、鸡鸭, 畜产品以羊毛、骆驼毛、羊皮、牛皮、马皮、马鬃、皮货及各项副产品如骨角乳类等为主。家畜中最多者为羊。羊为新疆主要食品, 故饲养甚盛, 每年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输往俄国者大约百万头。羊毛自然生产也多, “每年剪毛两次, 每次可得净毛五斤”, ^{[11] (P. 99)} 近百万头羊就可得羊毛上千万斤。牛者, 伊犁所产最良, 每年输往俄国者二万余头。骆驼, 其产出南路少, 北路多, 古城附近最盛。

《塔城直隶厅乡土志·商务》载 “牲畜每年在本境销行者, 马五百余匹, 牛三百余头, 羊二万余只。运出本境, 每年在俄国销行者, 马二千余匹, 牛二千余头, 羊七万余只。”^{[19] (P. 416)} 塔城输往俄国销售的牲畜是在本境销售的四五倍。又《蒲犁厅乡土志·商务》记载 “该境所产之物, 牦牛每年运向喀什出售, 约计三四百头, 运向英吉沙尔出售, 约计二百余头, 运向莎车出售, 约计三百余头, 运向俄国阿克塔什出售, 约计二、

三百头。而羊每年运向喀什出售, 约四万余只, 运向英吉沙尔出售, 约计七八千只, 运向莎车出售, 约计二万只有奇, 运向俄国阿克塔什出售, 约计二万数千只。”^{[20] (P. 629)} 蒲犁通过喀什噶尔的转口贸易, 将大量牲畜输往俄国。

(四) 手工业品

以牲畜为原料的手工制品, 是西北一带的特产。 “旃裘筋角之材, 毡毯绳囊之伎, 南北充韧, 不可计数”。^{[9] (P. 124)} 以棉花为原料的手工制品, 是南疆的一大特产, 尤以和阗为盛。 “和阗, 多平原沃野, 农产极为丰富, 丝茧、玉石为本县之特产, 花毯绸缎名著遐迩。且人物秀美, 手工业之发达, 甲于全疆。西域之有和阗, 犹内地之有江浙也”。^{[11] (P. 42)} 南疆的手工制品以外销为主, 剩余产品内销。 “茧丝、文锦、麂毯、细布之属, 阗溢阗阗。其大宗远市于英俄, 值亦数十万, 以其余灌输全疆”。^{[9] (P. 132)}

首先, 南疆盛产棉花, 当地居民以织布为业。 “和阗、皮山、洛浦一带, 民间多织绸, 俨如江南、苏浙气象”。^{[11] (P. 92)} “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各地都织一些叫马搭布的织品, 以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和阗等地最为发达。每个村镇也都纺织花布, 有的村子甚至人人都织”。^{[2] (P. 154)} 除棉织品外, 地毯、毡子也为本地的代表性毛纺织品。 “和阗以生产地毯著名, 但地毯大多运往俄国, 作为布哈拉地毯销售”。^{[2] (P. 94)} “制毯业主要集中在和阗地区, 因此东土耳其斯坦生产的毯子在中国西部地区也称作和阗毯, 进入俄国后又叫做布哈拉毯”, ^{[2] (P. 155)} 毡子有好几种: 从既粗又黑的低级毡子到又白又细的高级毡子。最高级毡子也叫做喀什噶尔毡, 但此毡是和阗生产的, 作为新疆出口俄国货物的包装物。

其次, 皮毛制品是新疆西北部的特产, 皮毛加工业遍布新疆各地。 “缠俗皮弁革履, 男女同制, 故制革之业, 都聚而州处, 号为钜宗”。^{[9] (P. 124)} 在新疆, 宁远、塔城、沙雅、温宿和轮台的皮毛销售量均比较大, 以宁远为盛。 “宁远县所产物品以牲畜、皮毛、土药为大宗。皮毛每年经华人卖与俄商者约一万四千普特, 经俄人卖归俄商者约四万六千普特, 合华秤共重一百六十五万斤, 此物品非宁远一县所产, 蒙哈各游牧所出实多, 均运来汇总发售

耳”。^[21] (P. 373)

在喀什噶尔、和阗、吐鲁番、迪化、伊犁和塔城等售卖货物的中心点，俄商都建有贸易圈，且开设洋行。从咸丰元年订立《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十七款后，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哈密、迪化、吐鲁番六处开放为中俄商埠，且俄人在指定区域内，可以盖屋居住。租圈内，洋商林立，华厦相接，成为俄国经济侵略新疆的大本营。除此规定之商埠外，境内各地如阿克办、库车、莎车、和阗等地，洋商足迹，亦多有所在。加以《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又规定两不纳税，洋商纵横新省，无不可以。随着新俄贸易的发展，洋行和洋商的数量也在增加。“中俄陆路通商以来，溯自光绪初年，俄国在塔贸易者仅三、四十家，迄今商务日增，洋行林立，其运入腹地销售各货”，^① 据民国初年对俄商在各地建立商行数量的统计：塔城 12 家、阿克苏 10 家、乌鲁木齐 8 家、英吉沙尔 7 家、奇台 5 家、喀舍噶尔 4 家。^② 再据俄东方商会报告，“1898 年，乌鲁木齐商店，仅三四家，俄商仅百余人，至 1907 年，最近调查，镇迪道属增设商店之三十余家。俄商多至三四百人”。^③

清末，在总体贸易需求增加的带动下，农产品种植和初级加工品生产均大规模扩张。这一时期，新疆大规模种植棉花，除小部分自用外，更多的是作为原料纺线卖给织布者，或者直接输往俄国。由于棉花附加值低，价格低廉，虽然种植颇多，但利润很少。同时，由于新疆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出口俄国的棉织品也显著增加。但比较俄国工业革命后机械化生产，新疆棉织品并无比较优势，相对高昂的手工成本，收益甚微。大量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使新疆对俄贸易逐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经济长期束缚在俄国纺织机

上，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升级，锁定在产业链低端，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见，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使得新疆外贸缺乏竞争力与自生能力，从长远看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历史借鉴

清末民初，新疆与俄国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一方面，对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积极意义。在俄国工业革命需求拉动的情况下，整个新疆农牧产品产量迅速上升，且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畜牧业逐渐转向种植业和纺织业。新疆通过出口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牧产品及简单的手工业产品，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增加，同时新疆地区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再是自用而更多是为了销售获得利润，生产品转向商品化，推动了该地区商品市场的形成。

另一方面，使新疆对俄贸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俄国工业制成品源源不断输入新疆，同时直接从新疆进口各种土畜原料产品，从而造成新疆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对俄国经济的依赖，使其实质上受制于俄国经济的发展程度与阶段。当新疆对俄贸易模式和地区产业结构形成路径依赖后，内部难以产生技术创新与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失去动力，经济长时间难以摆脱低水平发展状况，与俄国差距显著增大。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已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国家战略。新疆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与邻国的全面合作，促进区域间要素与商品有序自由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贸易过程中应以史为鉴，避免陷入贸易“比较优势陷阱”，使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

（参 考 文 献）

- （1）厉声.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M].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139—140.
- （2）（俄）鲍戈亚夫连斯基. 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 [M]. 新疆大学外语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斯柱德夫斯基. 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M].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 （4）林出贤次郎. 清国新疆省伊犁地方视察复命书 [M]. 日本：外务省政务局，1906.

① 新阿尔泰办事大臣忠奏呈 《塔城中俄通商利弊大概情形节略十条》（外务部档）。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民国三年外国人在华开设商号表》。

③ 《新疆交涉志》下卷，卷五，《通商》。

- (5) 波多野养作. 新疆视察复命书 [M]. 日本: 外务省政务局, 1907.
- (6) 蒋君章. 新疆经营论 [M]. 正中书局, 中华民国 25.
- (7) 曾问吾. 中国经营西域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8) 张献廷. 新疆地理志: 农业·棉花 [M]. 民国 3 年.
- (9) 新疆志稿 [M]. 1968 年影印本.
- (10)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商务 [M].
- (11) 许崇灏. 新疆略志 [M]. 中华民国 33 年七月初版.
- (12) 新疆图志: 建置二 [M].
- (13) 鄯善县乡土志·商务 [M].
- (14) 德宗实录: 卷 568 [M].
- (15) 于阗县乡土志·商务 [M].
- (16) 【俄】A. H. 库罗帕特金. 喀什噶尔他的历史、地理概况, 军事力量, 以及工业和贸易 [M].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7] 新疆小正 [M].
- [18] 新疆经营论 [M].
- [19] 塔城直隶厅乡土志·商务 [M].
- [20] 蒲犁厅乡土志·商务 [M].
- [21] 宁远县乡土志·商务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Structure of Xinjiang to Russia and Agricultural Structure of Xin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Xi-qi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0)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trade with Russia was flourishing in Xinjiang , and the export items to Russia were mainly local products , such as livestock , fur , cotton , and raw silk. Hence , Xinjiang became the production base of raw materials for Russia and at the same time , it imported industrial manufactured products from Russia. On one hand , this trade directly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Xinjiang , push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 its trade with Russia fell into a “trap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 locking Xinjiang in the low end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 which hindered its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jiang-Russia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of Xinjia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view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of Xinjiang’s agricultural structur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njiang; Russia; trad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贾仲益)